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用的语言却是汉语,内容都和汉学有关,而且表情和态度也有点像中国人,让我感觉一见如故

我和汉学家冯铁的分缘

□朴宰雨(韩国)

岁月真快,冯铁已经逝世五年,很怀念!

坐在首尔个人研究室里的书桌前,许多片段像走马灯似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回顾和冯铁的分缘,从学术的角度应该要提鲁迅,不过从缘分来讲,不得不提高利克先生。2010年初我忙于中国国家项目“鲁迅思想系统研究”里“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课题中的“鲁迅在海外”部分的工作,这个项目由周海晏、周令飞父子负责。我和中国鲁迅博物馆葛涛先生经过多次商量,“鲁迅在海外”的作者队伍一位一位落实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早有缘分的斯洛伐克高利克先生联络,他马上答应,亲自撰写《鲁迅在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同时也推荐撰写“鲁迅在德国”的作者——斯洛伐克考门斯基大学教授兼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客座教授冯铁。我因此用电子邮件和不相识的冯铁联络,他马上同意了。

2010年7月,我有机会去拉脱维亚里加参加欧洲汉学会议。除了俄国之外,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我趁这个机会,打算访问欧洲的几个国家城市,如法国巴黎、奥地利维也纳、匈牙利布达佩斯等,里面当然包括高利克先生居住的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捷克布拉格算是“根据地”,从那里经过四次,每次住一晚。

从拉脱维亚回到布拉格之后,首先应高利克之邀,访问了布拉迪斯拉发,也到高先生家里坐坐。这当然是第一次到欧洲汉学家的府上做客,虽然他是欧洲人,但是他书柜里的书大多是中文书,因此很有亲切感。高先生同时邀请冯铁和另一位斯洛伐克汉学家,把他们介绍给我。我和冯铁虽然已经通过邮件认识,而且已成为“鲁迅在海外”的联合执笔者,但是在直接见面这还是第一次。高个子,大鼻子,冯铁是典型的西方人,不过,他跟我说话的时候用的语言却是汉语,内容都和汉学有关,而且表情和态度也有点像中国人,让我感觉一见如故。我们一起喝葡萄酒,就着下酒菜,聊天到很晚,很开心。

冯铁很好客,主动问我第二天的安排。我已计划上午去匈牙利利布达佩斯参观,因此我们约好下午晚一点在布拉迪斯拉发市区里见面,逛街。那天,冯铁亲自开车过来,陪我看布拉迪斯拉发的几个主要景点。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守望者——工作中的男人(Cumil——The man at work)”的青铜雕像。它描绘一名市政工人,从下水道里爬出来,头戴安全帽,面露微笑,趴在井沿上。这样的下水道上面的半身雕像是第一次看到,塑造守望的劳动者形象,觉得很有意思,我和冯铁就一起蹲在这尊工人雕塑的两旁留下纪念照。他还给我们介绍了教堂等几个景点。

不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书房。傍晚,他陪我开车到

自己在布拉迪斯拉发郊区做的穹形屋顶的仓库式书库兼书房参观,因为外貌又高又大,而且有废仓库的氛围,乍看过去很吓人。不过,一进入书房里,就发现像一个中等图书馆似的大书库,里面有数不清的木头书架,架上满排着汉学书,让人振奋。那个书房取名“捷步庐”,意思是“捷步乡间的简陋房子”。放在高处的书,要用梯子爬上去才能拿下来。地板上放着书桌、几张沙发和两个移动梯子,可以看书,喝茶,聊天,实在是太惬意了。

这样的书房风景,让我联想起我年轻时在台湾留学读中文系的韩国研究生的书房,后来知道冯铁也留学过台湾,我恍然大悟,难怪这么亲切、熟悉的感觉!然后,他请我到附近的中餐厅吃饭,再送我回到饭店。

我回国之后,一直和冯铁保持联系,2011年初《鲁迅在德国》终于写出来了。我和葛涛先生考虑当时世界各国的鲁迅研究专家都希望参加“鲁迅在世界”的执笔这一情况,有了组织国际鲁迅研究会想法。后来和高利克、冯铁商量,他们非常乐意参与,高利克成为斯洛伐克的代表,冯铁就成为德国与奥地利的代表。还有《鲁迅在意大利》的执笔者安娜·贝娅蒂成为意大利的代表,《鲁迅的精神与文学世界在俄罗斯的传播和影响》的执笔者罗季奥诺夫也成为俄国的代表。这样,我们得到欧洲鲁迅研究主要力量的支持了,

心里很高兴。其间,还得到澳洲的寇志明、日本的藤井春三、新加坡的王润华、印度的海孟德、埃及的哈赛宁、韩国的全炯俊、洪昔杓教授等的支持。2011年9月24日,鲁迅诞辰130周年前夜,我们在鲁迅故乡绍兴聚一聚,创立了国际鲁迅研究会,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创举了。鲁迅长孙周令飞大力支持了我们。冯铁也参加这个创举会议,担任了副会长。

我由此和冯铁关系更密切了。我担任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的2011年,集中韩国和海外汉学界的英文研究力量,创办了英文版《中语中文学》,我邀请了哈佛大学王德威和德国顾顺、斯洛伐克高利克等汉学家担任编委或编辑顾问,冯铁也担任了编辑委员。他很有诚意,用国际托运给我寄来了他主编的《斯洛伐克东方研究》,让人感动。

2012年6月底,我们在俄国的第五届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又见面,我就在他的主持下做了一篇报告,会后又一起参加主办方安排的文化考察。2014年8月,我们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的“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见面,知道他的专长之一就是

对鲁迅手稿的研究。说实在,跟他交流过程中,有一段不完美插曲。他早就策划2014年9月在维也纳大学组织国际郭沫若研讨会,不过,发来的邀请函里的题目是“医学、文学、身体”。我想来

想去,在没有研究过郭沫若的医学和身体的情况之下,很难应付。因此,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态度,没有给他发去“回执”。他催了我一两次,说:“很希望您能参与维也纳会议,您不来的话基本上不会成功!”不过,我很抱歉,最终没能去。不过,同年十月,我应邀参加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举办的以儒学为中心的哲学会议,恰巧冯铁和新的女朋友魏爱悟也一起参加,我们很高兴地会面,畅叙一番,我对没能参加维也纳会议表示歉意,但他好像不在意。在那个会议上,冯铁只能参加第一天会议,发表论文之后,忙于其他事情,就匆匆和我告别了。真没有想到那成为永远的离别。

2017年7月,国际鲁迅研究会在维也纳大学举办第八届学术论坛,我以为维也纳是冯铁的“地盘”,他一定能参加,但后来知道他已病重,没办法参加,也没有消息了。我当时在欧洲的日程比较紧张,没能抽出时间打听他的住处去探病,真的大遗憾了。回国三四个月之后,通过王锡荣兄传来的消息,才知道冯铁11月4日已经去世。

冯铁不到六十岁就离开人世,对国际鲁迅界和世界汉学界来说,是一个大损失,不由得想起司马迁所说的:“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我心里只能祝愿:冯铁兄,愿您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平安,得到永远的休息。

看到电脑屏幕上那超出前一年高考一本分数线分数这才安心下来。

在和父母商量报考学校的时候,父亲嘴上虽然说多咨询你们老师的建议,可我却还是听到了他的喃喃自语:“我觉得省内那所师范学院挺好的。”省内的那所师范学院,正是父亲当年四次落榜却依旧梦寐以求的学校。

最终,我成功考上了省内最好的这所师范学校。开学报到那天,父亲站在教学楼前凝望了许久,直到母亲推了推他的胳膊才将他唤醒。看着父亲出神的模样,我想他一定是想到了自己,便提出要帮他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父亲呆愣的目光突然泛起了光,眼里溢出了泪水。

十年过去了,那张照片至今仍摆放在家里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或许,在父亲心底,那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他多年后圆满的青春。

……

儿子像是发现了宝贝一样,着急拉着我们往前走。我轻轻地对孩子“嘘”了一声,不要靠近,会惊走了鸟儿的!妻子笑了起来,摇头晃脑地念起了,“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白鹭不在高高的青天上,也不在遥远的唐诗里,而在我们生活的乡村田野里,与我们一起分享美好的夏日时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诗台

决定好了要下的雨

□张常美

决定好了要下的雨,从来不急
不会在电闪雷鸣中让
突然遇见它的人惊慌失措
决定好要下的雨不会再
追随乌云满世界乱跑了
不再跟着风翻卷
轻飘飘的东西。只打湿它们
潮湿是一种回忆,浸满快乐
或悲伤

决定好要下的雨,会

提前告知雨披,和所有没有
雨披的人

决定要下的雨大多数来自于
童年的天空。才会让你
还能苦等到深夜
决定好要下的雨迟迟未来
不是有一件衣服被谁忘在屋外
就肯定是要指给你看
哪里是洼地,哪个人是
刀山火海也必须得奔赴的人

王鼎钧先生的家乡山东兰陵,十年前名苍山,我2011年秋天去过

何必造梦?

□刘荒田(美国)

“我拈过东北的黑土,全世界仅有四大块黑土区,中国的东北平原占了一个。这是最肥沃的土壤,‘一两土二两油’,‘插一根筷子下去也能发芽’。我没有亲身踏上那黑土地,你得有那个福分,我的同事从那个地区来,脱下军靴,用大头针扎靴底的沟槽,把里面的黑土挖出来,放在雪白的公文纸上,大家传阅。我伸出拇指和食指捏起那么一丁点儿,像捏住一颗钻石,想起抗战时期流行最广的歌曲。黑土!人间的宝地!国家的祥瑞!农业的神话!”

以上一段,摘自“海外散文第一家”王鼎钧先生于96岁的作品《只要有土,以后还有土》。关于土,从来没读到这般具震撼力的细节。它就是乡愁的内核,张力足以支撑一部史诗。一位从东北来的同事穿着靴子,靴子穿了多年,已然破旧,恐怕已给好几个鞋匠修过。舍不得丢,因为手太紧,更因为舍不得。来到宝岛,山重水复,几多生死关口?他当众脱鞋,不是向众所请的表演,而是一个庄严的仪式。

鞋匠沾的泥土太复杂了!故乡的泥土,藏在沟槽最底层,他拿起办公室的大头针,挑呀挑呀,才找到。它不避区分——以“黑”著称,来自东北平原最肥沃的土壤。同事把一小撮黑土放在雪白的公文纸上,供大家传阅。作者以两指捏起,“像捏住一颗钻石”。读到这里,我流泪了!

王鼎钧先生的家乡山东兰陵,十年前名苍山,我2011年秋天去过,为了参加该市主办的第二届王鼎钧作品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主办方率领与会者游

览各处名胜,最后一站是“荀子墓”。此前已从展览会看到介绍,荀子曾两度出任楚国兰陵令,辞官后隐居于此,著书立说。车子从酒香无处不在的市区开出,嗅觉马上提醒:这就是被李白写入千古名诗的兰陵美酒。在一公里多远的郊外停下,遗憾的是,此处和别的好几处古迹一样,修复或拓展工程正在进行,只有挖土机、运输机械和一堆堆建筑材料。天已全黑,靠手电筒的光,总算看到一个圆形大土堆,周围栽刺槐,墓上尽是土阿拉和荒草。碑石已移走,待工程竣工后再安放。刚才,热情的主任在车上指出,王鼎钧先生家族所居屋宇的方位,离这儿并不远。到了墓旁,他又告诉我,这位被家乡人引为骄傲的大作家,小时候爱在荀子墓一带玩耍,捉蟋蟀和蜻蜓。

我灵机一动,从挎包拿出一张纸,折成袋状,抓起一把土放进袋去。回到旅馆,把土盛在塑料袋。打算下一次去纽约,拿它做拜访王鼎钧先生的手信。几天后,搭飞机回到岭南的居住地,惦记着这包土,打开行李箱却找不到。问太太,她说只看到一个破了洞的塑料袋。原来,土全漏进行李箱,太太以为是垃圾,倒掉了!

这一绝大的遗憾,次年我去纽约拜访王鼎钧先生时,万分抱歉地提起,虽然这并非他事先吩咐做的。老人家报以微笑,无意就此话题展开。我心中留下悬念。

十年过去,2022年1月,王鼎钧先生在一封电邮中对我说:“本来无梦,何必造梦呢?”这可能就是他心境的写照。

屋外的雨风,穿过雨帘,清凉了屋内的诗人;屋内的诗心,透过珠帘,诗化了屋外的夏雨

夏天的雨

□王恩荣

……直到淋漓而至。当时,我不知从哪里忽生的快乐惊呼:“下雨了!”再看小院,已是满溢了。竹林让雨轻拍,快活地摇曳着。

雨滴打着屋顶,有一丝土腥气和温暖的氣息在空中酝酿着。当雨在屋顶逐渐形成雨帘时,土腥气就消失了,空气也变得清澈多了。再过一会儿,雨便无所不在了。雨,静静地落下,使劲地敲打乱窜一通,小院里,小院子里的竹子清翠欲滴,这几天也让太阳烤得无精打采,病恹恹的,蛮让人怜惜的。看着树皮,干得令人发慌。想浇些水,也根本不打手,于是也就任其发展,寄希望于上苍的甘露。

到了傍晚,在街边找一块净石坐着,看闲了的人们在街道穿着凉快的各式夏衣散步。偶或和老乡随便聊上几句,单地而亲切,悠远而安静。听着远山幽谷传来的鸟鸣,啾着本土老乡地里种的葵花籽儿,一切都沉浸在一种田园的情趣中,颇惬意。

想安静,就自个儿坐在自家院子里的小竹院里,任轻轻的晚风往返,熨熨一下心灵的衣裳。

今晨,雨真的来了。不过这次是真的,先是早晨人们懒懒的静,忽然间,唧唧的雨声轻柔脚步,由远而近



会当凌绝顶(国画)

□刘斯奋

父亲心中的大学

学校,更是他多年后圆了的青春
或许,在父亲心底,那不仅仅是一所

十八岁那年的夏天,我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望着我的通知书,整夜未眠。因为这不仅是我未来四年的学校,还是他心中的大学。

父亲年轻时,一直都是学校里的三好学生,近乎年年都会获得校级荣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弱书生却频频遭受高考落榜的打击,每年都因个位数的分差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直到爷爷离世,还依旧为父亲特意准备了一笔读大学的学费,然而这笔钱却从未派上用场。爷爷的过世,加之四年高考的失利给本就性格柔弱的父亲以不小的打击。他逐渐放弃了从小的“教师梦”,在家人安排下去了隔壁城市的一家工厂打工。

后来,他认识了同在异乡的母亲。我出生没多久,父亲所在的工厂就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而母亲在生下我后也没有再出去工作,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然而,就在这

样困苦的生活里,父亲从未放弃我的教育。

六岁那年,我步入了小学一年级。至此之后的五年小学生涯里,每天放学回家,父亲都会命令我先写完学校安排的作业才能吃晚饭。晚饭后,父母都会坐沙发一端开始检查我当日的作业,温柔的母亲负责检查我的语文作业,而向来严谨的父亲检查数学作业。我的语文作业还好说,可数学总免不了有马虎的时候,每当父亲发现我有做错的题目都会绷起脸来好一顿训导。就这样,在父亲的监督下,我自小便养成了细心的习惯。

上初中后,由于第一次离开父母开始住校生活,我变得异常不习惯。偏科的习惯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愈演愈烈,我喜欢学习自己擅长的语文、英语,而对于枯燥的数学、物理不屑一顾。这让我们在中考栽了跟头。见我成绩明显下滑,父亲担心我

日后考不上大学,于是,在初中那年的暑假,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把家从镇上搬到了距离我高中学校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开始了陪读生活。

然而,高中的题目不再像小学那么简单。在我经常被难题困住的时候,父亲只好无奈地摇摇头,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他对我学习的重视。尤其是高三那年,年近五十的父亲为了给我补课,甚至和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一样去工地搬砖赚钱。那时的我,并不知道父亲在我下了晚自习没有及时接我回家。

高考出成绩那晚,父亲一直安慰我考多少不重要,尽力就好。可实际上,他自己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不停地追问母亲怎么还没到凌晨12点。好不容易过了12点,又出现了网站因为拥堵迟迟进不去的小状况,他把家里的路由器重启了一次又一次。后来,当他终于

看到电脑屏幕上那超出前一年高考一本分数线分数这才安心下来。

在和父母商量报考学校的时候,父亲嘴上虽然说多咨询你们老师的建议,可我却还是听到了他的喃喃自语:“我觉得省内那所师范学院挺好的。”省内的那所师范学院,正是父亲当年四次落榜却依旧梦寐以求的学校。

最终,我成功考上了省内最好的这所师范学校。开学报到那天,父亲站在教学楼前凝望了许久,直到母亲推了推他的胳膊才将他唤醒。看着父亲出神的模样,我想他一定是想到了自己,便提出要帮他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父亲呆愣的目光突然泛起了光,眼里溢出了泪水。

十年过去了,那张照片至今仍摆放在家里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或许,在父亲心底,那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他多年后圆满的青春。

……

……

……

……

……

……

……

……

……

……

……

……

……

……

……

……

……

……

田间动物记

乡村田野里
诗里,而在我们生活的
天上,也不在遥远的唐
白鹭不在高高的青

在绿色的田野上,脚步越来越远。漫步,戏耍,笑语,我们在田野里度过一天的黄昏时分。而最吸引我们注目的,是时不时在我们头顶掠过而过的黑色的燕子……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5岁的儿子欢快地唱起了这首儿歌,他高兴地蹦蹦跳跳。我们一起模仿着燕子飞行,在田野的大路上小跑着,张开了双手作摇摆状的双

膀,儿子大声地叫喊着,追逐着。

燕子是田间最常见的动物。每一次在田野散步,燕子都在我们眼前掠过掠过去,如天空里的小舞蹈家。

在田野的大路边,小麻雀低头点啄着泥土草丛,轻巧地跳来跳去。随着我们的脚步靠近,它跳跃着向前,有时还晃晃小脑袋,也不过分地害怕我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